

07 策划/吴向东 主编/李文亮

乐途

PUBLISH

03/08

PINYI
CULTURE
DEVELOPMENT

江西美术出版社

谈薏二篇

画家研究——梅墨生

写貌传神绘情思

书画家与社会责任



07 艺术专辑

03 / 08
PINYI
CULTURE
DEVELOPMENT

江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逸. 7/李文亮编.—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80749-546-8

I. 品… II. 李… III. ①美术批评-中国-文集②中国画-美术批评-中国-文集 IV. J052-53 J21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7858号

策 划 吴向东
主 编 李文亮
执行主编 郑相君
副 主 编 周振宇
学术顾问 吴悦石 田黎明 刘进安
学术编委 边平山 汪为新 傅廷煦
孔戈野 雷子人 刘 墨
责任编辑 王大军
装帧设计 品逸工作室
特约编辑 郑小明 许晓丹



[7]

出版发行 江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南昌子安路66号
网 址 <http://www.jxfinearts.com>
邮 编 330025
监 制 品逸文化
合作媒体 品逸文化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翔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16
印 张 8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08年7月 第一版
印 次 2008年7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49-546-8
印 数 1-8000册
定 价 38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68100071

[目 录] contents

[艺坛直指]	谈薮二篇	钱忠平 / 006
[佳作炯识]	中国画佳作炯识	/ 010
[故人散佚]	论道一家言	高濂然 / 020
	泼墨与逸品	户田禎佑 / 022
[翰香片玉]	风阁倚声一瞿禅	许宏泉 / 024
[品味材质]	写貌传神绘情思 / 古代群像画赏析	思 言 / 030
[品逸纵谈]	快意斋论画	吴悦石 / 044
	琅园谈艺	汪为新 / 046
[品逸轩台]	艺术与社会责任	许晓丹 / 048
[收藏逸事]	雀巢语屑续录	唐吟方 / 054
[品逸聚焦]	梅墨生艺术集评	李可染等 / 057
	安徽庐访刘彦湖	春在君 / 073
	孔戈野的画	许宏泉 / 085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查 律 / 097
[品逸撷华]	花非花鸟非鸟	闻 章 / 108
	画余散记	任 清 / 116
[品逸观察]	展览 / 市场 / 新闻 / 文摘	/ 122

唐啸天马
(品逸公司藏)



品寶笈精萃掇盛
世遺珍藉古以
鑑今溯源而開新

PIN BAO JI JING CUI DUO SHENG

SHI YI ZHEN JIE GU YI JIAN JIN SU

YUAN ER KAI XING

品逸文化

PIN YI WEN HUA

谈薏二篇

Yi tan zhi zhi
pinyin culture
文 / 钱忠平

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

“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中国画家的常用语也。而关于“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却往往令人费解。或者以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又每每让人不解。于是，指为一个“禅”字，便万事大吉。这样，一番美意就跌进不可言说的粪池（早有禅悟者言，禅即屎橛子呢），不免使人心中生闷。闷则闷矣，而如果欲将之做一个解释，就如同段子的包袱已经抖开，在大家正哄堂大笑之时，你却又问了为什么？、后来呢？，这般煞风景的问题，足以令人闷上加闷。这就是这篇文章注定的不可爱之处。如果，今天因为这篇文章的将要不可爱而放弃以下的解释，对我来说，就是闷上加闷之后的更闷。与其如此，我就管不了许多了，一定要将这闷吐出来。

先说“可以意会”。可以意会，是源自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真实的体验。意会，即默契。这样的情景，在夫妻、情人、父子（或者母子）、知己之间经常发生，这是不待言说的。所以，意会实际上是浅近中的事，它本没有玄而又玄，以至于不可知的地步。如此推而广之，我们就可以明白，佛教中所说的禅的缘起。佛主在针对各种各样具备不同智商的信徒说了各种各样悟入智慧的法门之后，这天，终于默言，佛主拈花，以此“教”示众，迦叶拈花而笑，以此“机”相契；于是，佛教“禅”这一宗，就此起源。我们说，这天的佛主与迦叶之间达成了一种心意间的默契，或者说，迦叶领会了佛主所示的意思。这样的默契，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最高境界，所以，其间的美妙感觉也是强烈而真切的。这就像孔子见温伯雪子。《吕氏春秋·审应览第六·精谕》中说：“孔子见温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贡曰：‘夫子之欲见



温伯雪子久矣，今也见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不可不容声矣。’故未见其人而知其志，见其人而心与志皆见，天符同也。圣人之相知，岂待言哉？”如此默契的相知，足以令人神往而慨叹。这就如同钟子期之与俞伯牙的“志在高山”、“志在流水”，这样的相知，是只有灵性间往还的精灵才可以实现的现实。其为世间少有也是一定的。另一方面，人类精神的价值，必然要依赖相知才可得以显现，否则，就是黑暗的虚空，精神的赘肉。如此想来，子期死后，伯牙毁琴，真是有以也。

再说“不可以言传”。不可以言传，固然因为有“言不尽意”或“辞不达意”的缺憾存在，所以，说者与听者之重点要放在“会其意”上。但是，我们须知，人之间的交流形成意会这样的默契，毕竟是一种高境界，其几率是少而又少的。大多数情况下，会意必有待于言说或者文

字。如果是当面的交流，在言说的字面之外，还要辅助以对言说者言说的语气、语速、声调、节奏，以及表情、体态动作等等的综合把握，这样，所会之意才可能来得更加接近于所说之意。如此看来，极尽言传之能事正是意会的灵性的反面。言传愈毕具其能事，则愈显其笨拙。从这个角度说，不可以言传，也是一种对意会的至高境界的一种礼让。这就是道家常常劝说人们“得意忘言”的别样情怀之所在。

另一方面，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说，意会，是出于西周反殷纣间谍战的需要。《吕氏春秋·审应览第六·精谕》中的另一则故事说：“胜书说周公旦曰：‘廷小人众，徐言则不闻，疾言则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胜书曰：‘有事于此，不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胜书能以不言说，而周公旦能以不言听”的故事。这就使

得“殷虽恶周，不能疵矣”、“纣虽多心，弗能知矣”、“商闻虽众，弗能窥矣”。这是西周羽翼未满之时对付殷纣的策略之一。我把它看成是“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这句话的思想史上的起源。正是先有这样的文化基因在，后来的禅宗才有在中国滥觞的可能。

最后，对于“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我想说，毕竟可以意会的几率太低，该言传的时候还是尽量地去言传吧。这样，即便像个笨伯，但是至少可以不致人误认你是个临摹“禅”的棒喝的江湖骗子。至此，我或许也该问一句了：对于以上文字，你意会了吗？

自注：有学者认为，所谓“言不尽意”和“辞不达意”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为，人类的思维必然是以语言的形式进行的。清晰的思维，或者明确的意念，必以清晰而明确的语言呈现，否则，即表明思维或意念本身就是混乱不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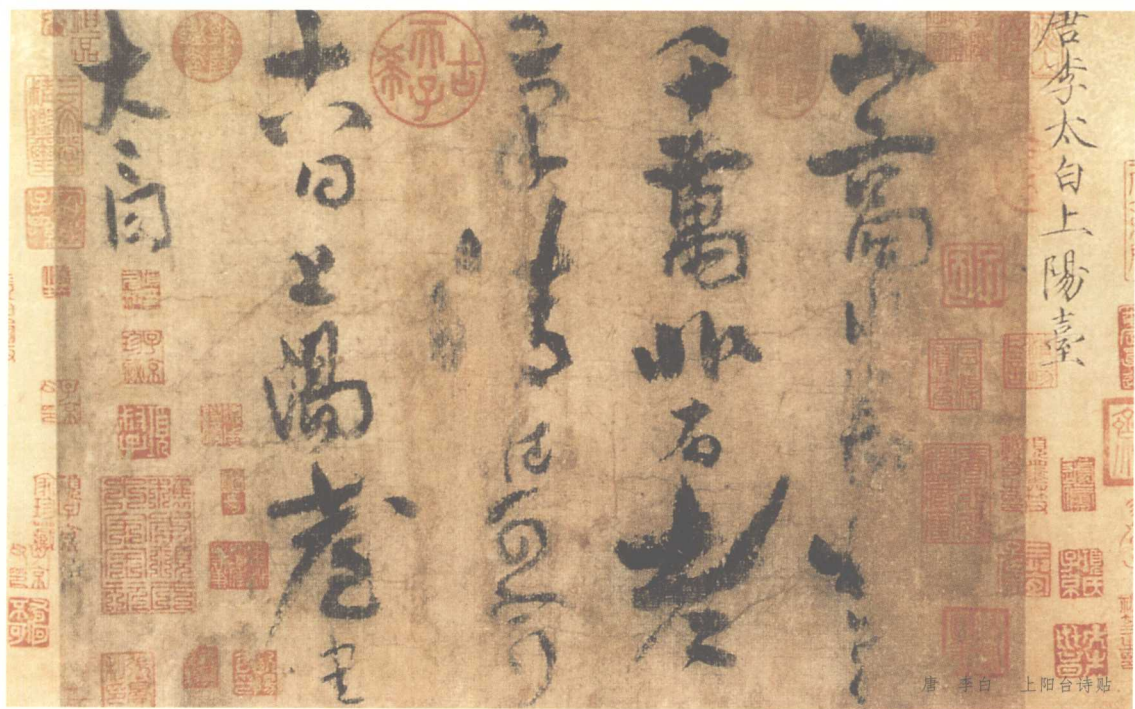
伪李白书

读宋人的笔记，便渐渐喜欢某些宋代士人的行为。这些行为思来，有游戏的成分在里面；这游戏的成分思来，就是所谓达观、洒脱；这所谓达观、洒脱思来，若作用于人生，或也是人生艰难时得以且过的润滑剂。试举当时士大夫书画作伪的例子。宋代以“纳贡”、“称臣”购得边境和平，其治内是可谓“承平已久”，经济的发展，百姓日子过得稳定，收藏之风气也就在社会上的“有金”之家间浸淫。随之，书画作伪也就日煽日烈。一般来讲，书画之作伪，在于牟利，是商品造假的一种，这种市井的行为正与今日的情景一般，故不足道。然而当时士大夫于书画中作伪，情景却是不同。譬如米芾，酷嗜晋贴，进而因酷嗜之烈而不惜以作伪来达成欲望的满足，因此，后人对米芾的人品多有唾贬。米芾既精于鉴

定又精于造假，如遇晋贴是真迹，且这真迹又在米芾手上留过一宿，第二日出现在主人面前的就必是两幅一模一样的晋贴。这样的两幅晋贴由主人自己去取，而所去者往往却是真迹。米芾以此“巧”取晋贴，而宋代士大夫间却鲜有齿冷者。这种出于一辙的行为，近人唯有张大千，而张大千，亦为近现代中国画坛之巨擘。何乎哉？其间牟利与否，可能是一条界线。近日读宋代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其中有一条关于“伪李白书”的文字，现全录于下：

“世传李太白草书数轴，乃葛叔忱伪书。叔忱豪放不群，或叹太白无字画可传。叔忱偶在僧舍，纵笔作字一轴，题之曰‘李太白书’，且与其僧约，异日无语人，每欲其僧信于人也。其所谓得之丹徒僧舍者，乃书之丹徒僧舍也。今世所传《书法要录》、《法书苑》、《墨数》等书，著古今能书人姓名尽矣，皆无太白书之品第也。太白自负王霸之略，饮酒鼓琴，论兵击剑，炼丹烧金，乘云仙去，其志之所存者，靡不振发之，而草书奇崛如此，宁谦退自悔，无一言及之乎？叔忱翰墨自绝人，故可以戏一世之士也。晁以道为予言如此。”

好一个“戏一世之士”。以上这段话，为邵博转述晁以道之言，其间所论李白不会有草书传于世的推理令人信服。故而坊间所刊李白的草书字帖，于名字后都有“伪”字在括号中。不是读到这段文字，我并不知道葛叔忱。葛叔忱掩去自己的名字冒李白的名字，与今日学者掩去别人的名字署上自己的名字正相反。今日因西方的法制，中国而有知识产权之保护。这是为名更是为利的结果。其与葛叔忱相去远甚，更无达观、洒脱可言。中国古典文献中，似葛叔忱的例子甚众，其唯一的坏处是费去了后人的许多心血来辨伪，而好处也在于此，使得一部分后人得以以学者的身份兑换个人生命乃至整个家庭众多生命几



十年所需的口粮甚至社会地位。不消说，这是后人的可怜状。

对于古人的这种作伪行为，难道真如某些学者猜测的，古人深信真理属于公众，是不能为某个具体的个人私有的，故而宁愿隐去自己的名字，托以一个远比自己知名许多的更古的古人的名字，从而更有利于真理的深入人心吗？果真如此，古、今人的境界自不可同日而语。而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差距呢？孔子说，民要先使之富，富而后才可教之以礼。同理，人生能否达观、洒脱，学术是否公私，富与否是一条底线。富而后才可以谈境界，艺术、学术、人生皆如此。这是历史上只有贵族才有客观之学术，才有达观之人生，才有有境界之艺术的佐证。这恐怕也是贵族之所以贵的依据。而富与否，又与每个人的个人物欲的大小直接有关，那么，物欲的大小可以作为境界高低的一件参照器吗？或者可以。这就是颜回，一簞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因此，我说颜回虽贫也贵！这种贵，是因有人生的境界

而贵，非如一般没落的贵族只空守着诸多显示“贵”的形式。这番话，是不可让孔子听见的，否则，凡事师范的他，定要汗颜的。

（宋）何蘧《春渚纪闻·卷第五杂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之“古书托名”条：“先君为武学传授日，被旨校正武举《孙吴》等七书。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先以禀司业朱服，服言，此书行之已久，未易遽废也。又疑《李卫公对问》亦非是。后为徐州教授，与陈无己为交代。陈云，尝见东坡先生言，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著撰。逸尝以草示奉常公也。非独此，世传《龙城记》载六丁取易说事，《树萱录》载杜陵老李太白诸人赋诗事，诗体一律。而《龙城记》乃王铎性之所为，《树萱录》刘焘无言自撰也。至于书刻亦然，小字《乐毅论》实王著所书。李太白《醉草》则葛叔忱戏欺其妇翁者，山谷道人尝言之矣。”在这里，非但葛叔忱作伪的目的与前者不同，而且讲这件事的人变成了黄廷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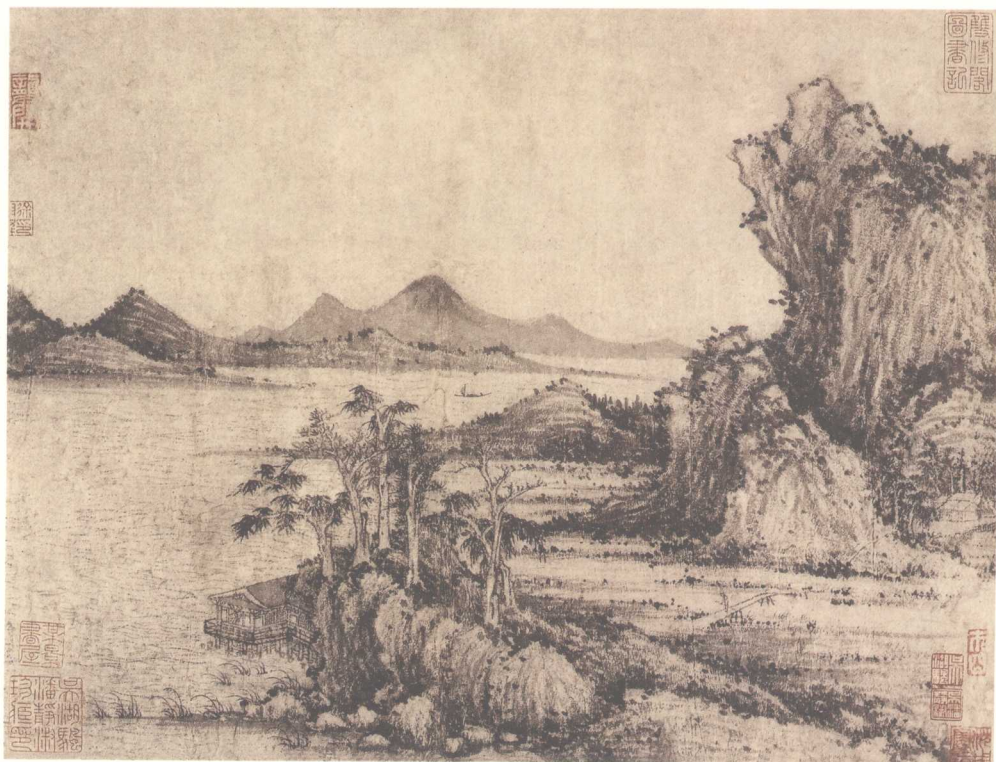


唐 佚名 观经变相图·协持菩萨

元 赵孟頫 江岸乔柯图



元 赵孟頫 江深草阁图





北宋 佚名 二仙渡海



明 丁云鹄 十八罗汉图(部分)

明 沈周 荔枝白鵝圖





明 杜堉 竹林七贤图卷(局部)



清 石涛 山水册（之一）